

河南省作协会员崔万伟

和 Snail 一起走过

Snail,蜗牛,字典中的解释是软体动物,腹足纲,有两对触角,有壳,吃植物的皮。当把它备份在记忆中时,却成了许多人校园时光的金页。

——题记

“蜗牛顶着沉重的硬壳,依然缓缓地向前爬行。我一定得像蜗牛那样……”这是表哥进修高四的前一天说的话。那年,我和表哥同时面临一次转折,只是我以优异的成绩升入了初中,而表哥却在高考中一败涂地,悔恨之余,便信誓旦旦地说了那句話。

当时,我只知道勤劳的人会被说成蜜蜂,黄牛则是任劳任怨的人的代名词,然而,我却不知道蜗牛该和怎样的一种人联系在一起,和表哥又有什么关系。我试图找到关于人和蜗牛的共同点,可惜字典中没有一点蛛丝马迹。合上字典,我真想将那些居然也不知道蜗牛和人相通的生物学家们大骂一通。

关于蜗牛,在尚还年幼的心灵里便

局里又到了领导班子换届的时候了。

上上下下的人们,有路子的跑路子,有票子的使票子,能活动的都在明或暗的活动之中。唯独科长老王,背着手到这个科室走走,到那个科室转转,一副漠不关心的神态。

有人悄悄做了个统计:局里的大小干部,论资格,老王科长最长;虽然中专文凭低了点,但人家有能力,有些事到他手里,芝麻大的能办成西瓜大,西瓜大的事他能处理成豆子或芝麻大。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原孙局长对老王科长器重有加,调走前特意向组织部推荐了科长老王。

看着别人大踏步地忙进忙出,听着别人嫉妒或羡慕的猜度,老王科长想起了孙局长上任之后的第一次见面。

那天,科员老王上班特早,搞完卫生

成了记忆,被时间束之高阁,而时间又总是带着遗憾却又让人忘记、遗憾地流逝着。

初一的暑假,表哥考上北方一所重点大学的事实震撼了所有的亲戚,当他们犹如过年般地沉浸于喜悦之中,我却突然想起表哥的那句蜗牛的名言来,于是,我很虔诚地搜索了记忆,把那句話复制到我的笔记本里。

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可以简括为挫折的历程,偶尔一句空话只能是整个过程的一场白日梦。记下表哥的蜗牛名言,我依然没能逃脱落榜的命运。于是,像当年的表哥一样,我用肩驮着铺盖,到了外乡的一个中学开始了初四的复读,开始了“蜗牛”的生活。

一个月后,我找到了蜗牛和人的共同点。我犹如蜗牛背着硬壳一样,背负学习的压力和整个灰色的雨季。一路若即若离,高一过后,我便踹了蜗牛一脚,卸下了那只“硬壳”,自己在学习的区间慢

慢爬行,寻找友谊的坐标。

静,开始是朋友的朋友,等量代换,也就成了我的朋友。人总是这样奇怪,陌不相识的两个人,在时间的撮合下,都会经历从识到熟到友的过程。我和静也是这样想,只是由于中介的原因,我们由识到友的过程顺利得一塌糊涂。

和静在一起最常做的事便是笑,笑到夸张时,便有人戏称为“狗喘”。在我们还没来得及收笑时,便挂上了毕业生的头衔。我们被往届的毕业生告知:高三是地狱,高三是天堂。所有学友都怕了,当然,少数几个人也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豪气,可很快被老师和家长描绘的天堂而吓得屁滚尿流。日子就这样在食堂——教室——宿舍的直线上位移。我想起了金大侠笔下的武林人物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话,高三此时可算最严厉的风,“顺者天堂,逆者地狱”,不是吗?

静和我都是最为不知趣的。明知难以入天堂的大殿,却偏执着地追求,或许

背手

就在报栏前看旧新闻。一边看,一边腆着肚子,迈着方步,练习领导的风度。说来也巧,孙局长一进大门就看见了,热情地招呼一声,老王一侧脸,发现不认识,以为是来找人的,点点头,背着手,肚子腆到报栏那边去了。

可局长并未因此记恨于心,反而重用提拔了老王。一年入党,二年副科长,三年扶正,顺利完成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三级跳”。只要有时间,孙局长就有意无意地拉上老王科长一块下基层。跟在局长身后,科长老王一次又一次地练习领导风度,不料有次被局长逮了个正着。

好!孙局长打了个哈哈,领导风度嘛!啊……

受到鼓励的王科长想:自己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当局长的。不久,科长老王又有新发现:孙局长在暗中偷学自己的领导风度。这下,科长老王更卖劲了,每天下班回家,对着大穿衣镜反复练习。可以说,老王科长的那双手一背,领导、同事、下属的关系能体现得炉火纯青。

新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考核名单一公布,科长老王赫然在榜。自然,科长老王越发热衷于展现他的领导风度了。考

官场五味

一、人选

某局长欲招聘一名小车司机。

几经淘汰,最后剩下甲乙丙三人入围。这天,某局长带领三人上酒店下舞厅洗桑拿、做美容。临别,甲夸某局长酒量大、舞姿好,乙赞某局长桑拿、美容时艳福不浅,丙握手后不语而去。甲乙二人苦笑丙呆子一个。

第二天,丙成了某局长的小车司机。

二、谣言

A局长退,老B和大C两位副局长都想扶正。

不久,局里传出大C准备提一把手的消息。大C暗自高兴,老

B的一帮人却为之鸣不平,大C的一帮人也多有不服。后来,通过投票、考核等,老B扶正。

有知情人对大C说:当初说你提一把手的谣言就是B局制造的。

三、题字

某长喜好书法,龙飞凤舞,自有风格。下属多有求字,某长皆应题。

一日,上小学的孙子请刚退二线的某长爷爷写姓名于作业本上。写罢,某长迟迟不还。其孙子急等上学,再三催之。某老伴见状,忙封一红包递之,某长欣然归还。

老师一看,乐了,孙子的姓名旁边竟有某长潇洒的题款。

对素有当代中国“徐霞客”之称的叶榄,神往已久,他的诸多绿色行者轶事,先后多次聆听诗潘新日、徐涛说过,耳朵里都起了茧子,早就想见见“活”的了。今年11月的一天,在他的老家潢川县,见到了“传说”中的叶榄。

面前的叶榄,中等个头,体态略瘦,脸颊略陷,肤色略黑,戴着眼镜,很难与照片上帅气的叶榄对号入座;一件宽大的夹克,黄蓝相间,肘部等处磨得发亮,说不出颜色的裤子,配上一双深色的旅游鞋,略显老气;一个不知什么品牌的手提袋,里面有几个小书报,他很严肃地看着我们。未及落座,叶榄就热情地向我们分发印制精美的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绿色生活十条理念》,并说:给大家带些“绿十条”,帮忙宣传一下!适中的语速,浑厚的嗓音,富有感染力,想必是多年演讲的习惯。看到略显憔悴的叶榄,让我们对其多年坚持环保行走和风餐露宿的日子充满无限的想象。

后来看了叶榄送的几本书才知道,他还拥有一大堆耀眼的头衔,获得了国内外很多的荣誉。这位家乡的绿色行者、草根环保英雄,迄今已经在华夏大地上行走了19年,恰好占其生命的一半时间。在今年行走了东南亚的7个国家之后,叶榄说,明年将开始欧洲大地的绿色和平之旅。

俗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听叶榄坐而论道,不禁让人感叹初中毕业的他知识渊博。国内外的沿途见闻、异域风情习俗,尤其是对国内外环保工作的现状和比较,叶榄的见

解,似乎从来都与宏大的主题相关,言谈之间,其谦虚的为人与其诸多的头衔差距较大,尤其是“位卑不敢忘忧国”的草根环保思想,与部分学者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发展的某些思考不谋而合。当时,我的感觉就是,叶榄的所作所为,所思所讲,对当下很多浑浑噩噩虚度光阴的人们,不啻是一记响亮的钟声。

今年7月,叶榄在泰国行走期间,造访了当地一家比较大的华文报纸《中华日报》。翻阅中,叶榄看到了报上居然刊发有老家诗人潘新日的诗歌作品,不禁顿生“他乡遇故知”的感慨。叶榄专门向报社索要这期报纸,几经辗转带回来,要当面交给潘新日。随即,叶榄展开这份域外中文报纸《中华日报》,在整版的繁体字诗歌中,我和徐涛是大开眼界,第一次目睹了域外的中文报纸,潘新日更是感动不已。

此外,还有《印度商报》,让叶榄津津乐道。这是世界上最小的中文报纸,是印度唯一的一份中文报纸,创刊于上世纪60年代末,迄今有40多年的历史。主要服务于华人社区的《印度商报》,不但刊发了对他的采访报道,而且还刊发了西安世园会的“绿十条”。

感动于我们尚存的一丝真诚,虽然只是在天堂的边缘,所幸的是我们毕竟还没被踢进地狱。只是,我们的生活失去了笑声,失去了欢乐,静也很少或几乎没有做狗喘状了。

高三的欢乐是没有专利权的,静说,高三的笑声里得添加作料,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数完那些没完没了的时间坐标而已。过着的日子像蜗牛爬行一样,逝去的日子却让人感觉它近得有些遥远。

又想到了蜗牛,我就把表哥和自己复读那年的蜗牛生活讲给静听。一向爱笑的静目光迷离,窄瘦的脸颊上悄然滚落一滴泪珠。许久,静才淡淡地说:看来今生注定摆脱不了蜗牛了,但愿我们今后别再找个蜗牛样的男人。我们相互鼓励着,攥紧手中的笔和明天的希望。

今年四月,我的生日前夕,在厦门读研的静发个电邮过来,里面是一只雨后草地上的白玉蜗牛,下面有几句话,是高三时的“标签”语言。我把它转发给远在郑州工作的表哥。夜晚,表哥发来短信说他就是都市里的一只Snail,当年变成蜗牛是为了跳出农门,而今做蜗牛是为了明天的生活。

那一刻,我泪如泉涌。泪光朦胧中,一只硕大的蜗牛,标本一样永远定格在我三十岁最后的记忆。

察座谈那天,老王科长背手立于主席台讲演,那感觉,犹如新任的局长在安排工作一样妙不可言。

半月后,新班子成员走上任,而老王仍是原职,按年龄,本世纪,科长老王是没有进步的机会了。

三个月后,科长老王称病告假回家了。出局大门时,门卫老头说:先后“把”过几位局长,还没有哪一位像科长老王那样有领导风度的。

后来,局里有人说个笑话,说是老王科长在家里与客人握手问好竟然背转身子。

再后来,县火葬场出了个奇闻。据一位工人讲,他火葬尸体时,把尸体的双手由背后放在了胸前,不料,尸体进炉膛的刹那,他分明看到了那双手又背到了身后。

有人说,那就是老王。

四、提前量

某县召开冬季植树造林动员会。会后,县长对秘书要求:新闻要在一个星期之内见报,要有具体的植树棵数和造林面积。秘书不解:可全县还没有栽一棵树啊?县长说:赵本山演小品就打提前量,你们也学学嘛!

第五天,市报在头版显著位置给予了报道:“……全县现已造林xxx亩,植树约xxx棵。”

有人发现,这些数字和县长动员报告中的数字一模一样。

五、领导上镜

省委某领导下到基层某乡镇调研并指导工作,各级电视台都派有记者跟踪采访。

第二天上午,省电视台播出新闻,镜头全是省领导的形象;夜晚,市电视台播出新闻,画面很多是市长的特写镜头。

第三天,县电视台播出新闻,除了省市领导的镜头外,大都是县主要领导的光辉形象。

满身自然 诗意行走

——走近绿色行者叶榄

说其小,是指《印度商报》的发行量,仅180份,报社就两名工作人员,靠社区华人的一些广告费维持。但是,这份报纸却是经过印度官方注册认可的。叶榄说,正是对中华文化的坚守,从手抄到油印到激光照排,《印度商报》一天都没有间断过。听完叶榄绘声绘色的讲述,我们不免又是一阵感慨。

上午,我们驱车前往荻镇,去看淮河风光。途中,潘新日一直坚持着不抽烟,尽管他的烟瘾很大。一路上,我们谈及宗教信仰和荻镇镇的一些典故等,笃信佛教的叶榄听了他的两个亲身经历,一个在西藏,一个在印度。

2007年,在西藏行走期间,叶榄在所当地的学校演讲,并向学生赠送自己编辑出版的环保读本。因为与学生交流困难,叶榄耽误了大约二十分钟的时间,叶榄赶上了那辆中午发车的班车,原来,班车出了意外。通过正在做善后工作的警察得知,一车人没有一个不受伤的,还有几个重伤,危及生

崔万伟

河南省息县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信阳市诗歌学会副秘书长。

先后在《诗刊》、《中国校园文学》、《微型小说选刊》、《诗选刊》、《杂文报》、《辽宁青年》、《河南日报》、《教师报》、《教育时报》等报刊上发表作品1000余件。出版有《一树歌唱的叶子》(2000年诗选刊诗丛)、《我在乡下教书》(2007年中国艺术家自述丛书)。



短歌三章

歌唱

清秋田野,一只油蛉在扑倒的稻禾间逡巡,自然的舞台早已不复存在,它在寻求希望,明天的霜降之后,这片原野再也找不到一个同类的听众。

枝干间,音符高低随风,宛如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慢慢浮现出一轮新月,初升之皎洁,投影在森林里公主的脸庞上,依然冷艳,依然凄美。

选择孤独的闭幕。远方有河流,还有思念,在水中蜿蜒而去。

目光,流向季节的深处,一路丁当,却满目疮痍。

那最后一个音符,该是你的叹息。乘一根芦苇,抵达十月的彼岸。

于是,你在桥上等待,反复的乐章,投河而尽,捞起苦涩抑或甜蜜的往事,你说那是公主起雾的双眼。

可是,有谁知道,油蛉早已不再有一滴眼泪。

跋涉

入秋以来,心情比水冰凉。平静之下,汹涌的是一些念头,奔放、逐流,沿岁月的河床,一路冲撞出大小不一的记忆碎片,每一块,都映照人到中年的负重、运行和沿途无悲无喜的风景。

沙漠中,那些骆驼一开始出现就注定了跋涉的命运。承受生命之轻与承受爱情之重,哪一个更早到达绿洲?胡杨不知道,把根裸露出来,成为前行的一个指路牌。

冬的气息还在隐藏,第一瓣梅花弥久弥新。端坐枝头,守候下一个花期,静静地注视你含苞、怒放、凋谢、飘零……因为我

走在清醒与迷茫之间

夜晚 我比一条鱼快乐

这样说 你可能要误会
我是说梦想 在城市的夏夜
能够如鱼儿游戏 该多好

早在入水之前 我坚守校园

三尺讲台 净化我一生的信仰
后来 我开始做梦 再后来
我发现现实比梦境还可笑
到现在 同样一片青草
我不会梦见生机 因为满目荒芜

读到这儿 你可能仅懂非懂
我只不过想说这一些疼痛
如刀子 从手臂 脸庞
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划过去
鱼的肉体有鳞片 可你没有

面对很多刀子划过去
你可以选择去喊 去狂
去无畏 或者去麻木

二

很久没有涨潮 五月的岸 坚硬如冰
诸多支流 汇聚 冲刷一片荒漠

知道,你的谢幕是另一种形式的新生。

归入泥土,心灵归于平静。远行之后的喧嚣与浮躁被傍晚的细雨打湿。我伸手拉开迷蒙的明天,另一个身影挤进来。

留下的,无论是最初的无语还是最后的沉默,感情之犁瞬间划过,找不到一丝梦想的痕迹。

而脚印,只不过是围绕目的地的时空转换,与过往无关,但我相信,终究会与未来碰面。

放下

很多担子,横亘在前方,只要走下去,你就得去挑,别无选择。路程远近无所谓,担子轻重无所谓,要的就是能够担当的气度,能够放下的豁达。

很早以前,你告诉我,放下是从担当开始的。

其实,那些承诺,那些信念,很快就会被时光一一风化,剩下的,只有一声意味深长的欢喜。

昨天以来,我停止了跋涉,不是因为方向,也不是动力,而是沿途的麻木不仁、随处的敷衍而仿之。

最前面的那个人抬头看天,我们也是,但我们不知道前面的人在流鼻血。如此循环,这条没有尽头的路啊,何处能够安放我最后的那份纯真!

周边的梦想,一个比一个颓废,一个连一个荒芜。

放下之后的生死,这样的日子,退路早已成为绝路。

从一个囚笼到另外一个囚笼,挥舞的翅膀不再起伏,翱翔的尊严,哪里还有一片羽毛,能够铭刻这些灰色的天空。

布鞋县长

第一个发现新任县长穿布鞋的是司机。星期上班,司机起个大早去接昨天刚到的县长。县长一出门,司机就觉得新任县长有些不对劲,想来想去,没什么“毛病”。直到县长抬脚上车,司机才明白:这“毛病”是县长穿了布鞋。车上,新任县长跟司机闲叙,说着说着,司机问县长,你脚上布鞋得上百块吧?县长笑了,说:“才十块钱,不过穿着舒服。”

第二天上午,整个县府大楼都知道了新任县长穿十块钱一双布鞋这件事。

人们纷纷猜测着这个布鞋“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看样子县长对腐败是深恶痛绝,这新官上任三把火可能要从脚上烧起来。”“那不一定,穿布鞋走路,听不到响声。县长可能好静,以后上楼得注意些!”“你们都说错了,县长的脚有毛病,穿布鞋,那是种新型的医疗兼保健鞋,十块钱,你信吗?”第二天,县长的司机和秘书都穿上布鞋来上班。第三天,办公室的人相互见面都打哈哈:“哎呀!还是穿布鞋好啊!舒服。”不到一个星期,整个县政府大楼上的工作人员都穿上布鞋上班。

县里建个广场,奠基仪式那天,县长去了。秘书让县长换双皮鞋。县长说:“这有啥?县长就不能穿布鞋了?”新闻播出后,连老百姓都知道县长穿布鞋的轶闻了。这还不算,县直各单位和各乡镇的领导们,在向县长汇报工作时,都穿的是布鞋。这一下,一场“布鞋革命”在小县城展开了。

朋友把故事讲到这儿,便卖起了关子。朋友说:“咱们是老同学了,难得一聚,今天,我以此酒为令,往下续,看看这布鞋县长还有啥戏,续不好的,罚酒三杯。”

商人同学先说了:“这县长的亲戚,比如小舅子、小姨子什么的,有可能在做生意,要么开个布鞋厂,要么是所进布鞋积压太多。这是县长高明促销手段啊!”

建筑公司经理说:“县长有可能因为布鞋而下马。广场建筑,县长受贿,穿布鞋只不过是做个清廉的幌子罢了!”

在公安局工作的同学接着说:“说不定顺着县长这根线能摸出一个大案,要案来。”

当教师的同学说:“你们都睡觉,就不能续点好的?县长穿布鞋,那是以身作则,教育下属不要大吃大喝,要勤俭节约。”

朋友说:“不行,都罚酒,喝了再说。”众人喝酒,喝了酒,众人续得更有了水平。

当乡长的同学说:“县长今年可能39岁或者49岁。逢九必有忧吗?那布鞋说不定是哪位高人指点他逢凶化吉的,我敢说,鞋垫子绝对是红色的。”

跑业务的同学说:“从这双布鞋,可以看出县长有二奶。”众人都说,说清楚,说不清楚罚三杯。“县长是谁?那是七品官儿啊!再清再浑也知道穿什么吧?嗯?可他穿布鞋,谁叫的?除非是老娘和二奶叫的。”

朋友说:“你们猜的都有可能。也都没有可能。我有一个导演朋友,想拍县长的戏,设计了穿布鞋,可不知该怎么演,这不,让咱们给改编改编。”这一下,众人都笑了。有人说,好啊!布鞋县长?那去找赵本山啊!